

只有从普希金起，
才有了俄罗斯文学，
因为在他的诗歌里跳动着
俄罗斯生活的命脉

A.S.
ПУШКИН

[俄] 普希金 / 著
冯春 / 译

驿站长

СТАНЦИОННЫЙ
СМОТРИТЕЛЬ



· 驿站长 ·



[俄] 普希金 / 著
冯春 /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·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驿站长 / (俄罗斯) 普希金著; 冯春译. —2 版.
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09. 4
(外国文学经典/杨武能主编)
ISBN 978-7-220-07843-9

I. 驿… II. ①普…②冯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1679 号

本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

外国文学经典
YIZHANZHANG

驿站长

普希金 著 冯春 译

责任编辑
封面设计
技术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许 茜
黄 敏
戴雨虹
叶 勇
李 剑 孔凌凌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<http://www.scpph.com>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发行部业务电话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
(028) 86259524

照 排
印 刷
成品尺寸
印 张
插 页
字 数
版 次
印 次
书 号
定 价

四川上翔数字制印设计有限公司
自贡新华印刷厂
140mm×203mm
6
2
156 千
2009 年 4 月第 2 版
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20-07843-9
13.5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

译序

普希金(1799~1837)是我国读者熟知的一位俄国诗人,但他在散文(包括小说)、戏剧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巨大。杰出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:俄国文学“是从普希金开始的”。

“在普希金以前,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”;“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,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”。这里所指的文学,当然不仅指诗歌。从各方面说,普希金都是俄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,不仅在诗歌领域,而且在小说、戏剧、文学理论等方面。

普希金的小说创作始于1827年,而在19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。《别尔金小说集》写于1830年,《上尉的女儿》写于1833年。而这时候,在西欧,德国的歌德刚刚完成《浮士德》第二部(1831),法国的巴尔扎克是普希金的同龄人,这时候刚刚写出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(1833),《高老头》还没有出世,雨果还处在创作的初期,只写出一些诗歌和戏剧作品,斯汤达刚刚完成了《红与黑》(1830),英国的拜伦刚刚在20年代写作《唐璜》(这时普希金已在开始创作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由于过早地夭逝,未及完成便离开了人间)。虽然俄国文学起步比较晚,但作为俄国文学的奠基人,普希金却是和欧洲最早的一批杰出作家处于同一个时代,他的成就足以和欧洲的一些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。

普希金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诗人和作家,他以讴歌自由的诗歌使文学介入社会生活,他无情地鞭挞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农奴制,使他的诗歌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号角;而他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也最终在30年代完成。普希金的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,他的诗歌有许多主



题，如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自由诗歌、爱情诗、友情诗、诗人主题、俄罗斯大自然主题等，但是诗歌的主要功能在于抒情言志，有它的局限性，要表现历史事件、人物性格、心理活动、铺陈故事等都有限制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普希金在30年代便下决心“降低身份来写朴素的散文”，潜心于小说的创作。从创作思想上说，他的小说是他的诗歌主题的继续与深化；从创作道路上说，小说体裁有助于他最终完成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过渡，使诗人的思想探索得到进一步的深入。

普希金的小说，主要的有包含五个短篇小说的《别尔金小说集》《杜勃罗夫斯基》《黑桃皇后》《上尉的女儿》等。《别尔金小说集》中尤以《驿站长》最具文学价值，它在俄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小人物主题，以满腔同情描写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遭遇。小人物的主题后来在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契诃夫等作家笔下得到长足的发展，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大特色，也表现了俄罗斯作家的民主性，他们同人民的接近。《别尔金小说集》是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。《射击》描写军官的生活，《棺材店老板》细腻地刻画了小商人、小市民的心理，而《暴风雪》和《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》则轻松活泼地演出了19世纪初叶俄国乡间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喜剧，读来常令人忍俊不禁。

《上尉的女儿》是一部表现18世纪俄国农民起义的小说。由于沙皇连年对外征战，对内横征暴敛，实行最黑暗的统治，以致民不聊生，于是1773年爆发了普加乔夫起义。起义遍及雅克河、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广大地区，并占领了喀山、萨拉托夫等重要城市，给了沙皇专制统治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。普希金的诗歌中对于沙皇的专制主义早有抨击，他对普加乔夫起义的传说怀有很大的兴趣，在查阅了这次起义的档案后，更发现材料非常丰富。他亲自到奥伦堡、喀山、别尔达等普加乔夫起义经过的地方去考察，访问了参加或目睹起义的老人，搜集有关民谣，终于写出了这部直接反映农民起义的小说。这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。在普希金笔下，普加乔夫并不像沙皇政府所宣传的那

样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是到处烧杀掳掠的强盗，而是一个富有人情味、知恩报恩、赏罚分明、作战勇敢、善于指挥、性格豪放的农民起义领袖，他和民间传说的普加乔夫是比较接近的。从小说中我们看得出，尽管普希金并不赞成这次起义，但它对普加乔夫是怀有敬意的。

普希金的小说非常朴实，它没有夸张，没有矫饰，没有多余的笔墨，朴实得像一幅白描，像民间的木版画，但他的故事却是动人的。作家往往像一个成功的讲故事人那样，对听众（读者）亲切如实地讲述一个故事。他娓娓道来，把听众紧紧地吸引住，时而让他们为主人公担忧，时而让他们破涕为笑。他的亲切、诙谐、动听常使听众如身临其境，在朴实中透露出生活的真实。正由于朴实，没有多余笔墨，这就使他的小说具有高密度的大容量。一部《上尉的女儿》只有短短十万字，可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抵得上一部三十万字的小说。朴素、简练、真实、亲切——这是普希金小说的美学特色。



现在我们把这两部小说呈献给广大爱好外国文学的读者，希望广大读者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，希望它对于培养读者的外国文学素养有所裨益。

陈 跃

1997.7. 上海

目 录

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	(001)
出版者的话	(003)
射 击	(007)
暴风雪	(019)
棺材店老板	(031)
驿站长	(038)
打扮成农家姑娘的小姐	(049)
上尉的女儿	(06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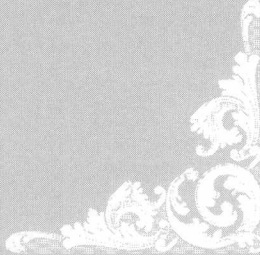



故伊凡·彼得
罗维奇·别尔金
小说集

普罗斯塔科娃夫人：亲爱的先生，他
从小就爱听故事。

斯科季宁：米特罗方很像我。

——《纨绔少年》



出版者的话

我们在筹备出版这本准备献给读者的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小说集的时候，很想附上一篇介绍已故作者生平的短文，以多少满足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正当要求。为此，我们曾去向玛丽亚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特拉菲林娜讨教，她是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的至亲，也是他的遗产继承人。可惜，她无法向我们提供有关别尔金的任何情况，因为她根本不认识死者。她建议我们向伊凡·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，一位可敬的先生求教。我们采纳了这个建议。我们去了信，并且收到下面这封令人满意的回信。我们未作任何修改，也不加任何注释，把它发表在这里。这封信既是一种高贵见解和感人友谊的珍贵文献，同时也是一份十分翔实的传记材料。

某某先生台鉴：

本月十五日之华翰已于二十三日奉悉。您于信中嘱我详告已故敝挚友与邻居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的生卒年月、职务、家庭情况及职业与性格，我十分乐意为您效劳。亲爱的先生，现将我从他的言谈中以及本人的观察中所能记忆者奉告如下：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 1798 年生于戈留欣诺村，其父母都是高尚的正派人。其已故父亲彼得·伊凡诺维奇·别尔金准校娶了特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·加甫里洛夫娜小姐为妻。他不算富裕，但也可算小康，并善于管理产业。他们的儿子在一个乡村教堂管事那里受到初等教育。想必由于这位可敬先生的尽心教诲，他养成了阅读习惯，培养了对俄罗



斯文学的兴趣。1815年他进了步兵猎骑兵团（番号我已无从记起），在那里服务到1823年。他的父母几乎在同一时间内相继去世，他因而不得不退伍回到故乡戈留欣诺村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开始管理家业。由于他缺乏经验，心肠又软，很快就放松了管理，松弛了亡父建立起来的严格的规章制度。农奴们对办事认真而机灵的村长不满（这是他们的习惯），他把村长撤掉，叫一个年老的女管家去管理村子，她因为善于讲故事而博得他的信任。这个糊涂的老婆子连二十五卢布和五十卢布的钞票都分不清，她是所有农奴的千亲家，大家都不怕她。他们选出的村长竭力纵容放任他们，和他们狼狈为奸，迫使伊凡·彼得罗维奇用一种很轻的租赋来代替劳役；即使是这样，农奴们还欺负他软弱，头一年就故意要他优待，此后几年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地租缴的是胡桃、越橘之类的东西，而且还要赖账。

我是伊凡·彼得罗维奇亡父的朋友，我认为有责任对他儿子提出忠告，并且一再表示愿意帮助他恢复被他废弃了的旧规矩。为此，我到他那那里去了一次，向他要了账册，把那无赖村长叫来，当着伊凡·彼得罗维奇的面查账。少主人起初全神贯注地瞧着我查账，但是当查账的结果表明，近两年来农奴的人数增加，而家禽和家畜数却大为减少时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对这一最初的报告感到满意，就不再听我说下去了。而正当我查出问题，严厉追究这无赖村长，使她狼狈不堪、无言以对时，我却听见伊凡·彼得罗维奇在座位上鼾声大作，这使我大为恼怒。从此我再也不过问他的经济事务，就像他自己一样，让他家的事听天由命去。

可是这丝毫无损于我们的友好关系，因为我深深同情他的这种弱点以及我们贵族青年的通病——危害极大的懒散习性，并从心底里喜欢伊凡·彼得罗维奇；我不能不爱这位如此温柔而又诚实的青年人。伊凡·彼得罗维奇也十分敬重我这个长者，衷心信赖我。在他去世之前，他几乎每天和我见面，尊重我那些普通的言辞，虽然不管在习性上，在思想方法上或是在脾性上我们都有很大的差别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过着极其节俭的生活，各方面都很节制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喝醉（这在我们那一带可说是闻所未闻的奇迹）；他对女性很有好感，可又腼腆得像个少女^①。

除了您信中提到的小说外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还留下许多手稿，其中一部分在我处，另一部分被他的女管家用到家庭的各种用途上去了。比如说，去年冬天，她的厢房窗户上贴的纸，就是他那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的手稿。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想必是他的习作。正如伊凡·彼得罗维奇所说的，这些小说大多是真人真事，是他听人家说的^②。可是其中的人名几乎都是他虚构的，而村名则出自我们附近的村庄，因此我的村子也曾被提到过。这不是出于恶意，只是由于他的想象力不够丰富。

1828年秋，伊凡·彼得罗维奇因患感冒，转成高热致死。尽管本县那位医术高明、对治疗鸡眼之类的顽疾造诣特深的医生尽了最大努力，终未能挽回。他死在我怀里，终年三十岁，安葬在戈留欣诺村教堂里他父母亲的近旁。

伊凡·彼得罗维奇身材中等，眼睛是灰色的，头发是淡褐色的，鼻梁笔直，脸白皙而瘦削。

尊敬的先生，关于我已故的邻居和朋友的生活方式、职业、性格和外貌，凡记忆所及，都写在上面了。如果您认为我信中有些什么可用的材料，我十分恳切地请求您千万不要提及我的名字，因为我虽然非常敬爱

① 下有一段轶事，我们认为纯属多余，故未刊载；不过我们可以向读者保证，这段轶事绝不会损害伊凡·彼得罗维奇·别尔金死后的声誉。——原注

② 在别尔金先生的手稿里，每篇小说前面果真都由作者亲笔写着：从某人处听到（职衔或职业和姓名的头一个字母）。兹为好奇的读者摘录如下：《驿站长》的故事是听九级文官 A. r. H. 说的，《射击》的故事是听 И. Л. П. 中校说的，《棺材店老板》的叙说者是 Б. В.，《暴风雪》和《小姐》是听 K. И. Т. 姑娘说的。——原注



作者，不但跻身其中是完全不必要的，在我这样的年纪也不体面。谨致衷心的敬意。（选自《胡风文集》第1卷《胡风文集》）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

其，陈其书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

了牛上家里李少卿先生送给我许多珍贵的材料，多拜去余一

致。我们有责任尊重作者可敬的朋友的愿望，对他为我们提供这些材料表示深切的谢意，并且希望读者珍视这些材料中所包含的真诚和善意。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）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）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）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）

（此文于1930年11月16日寄陈其书，收信人于1930年11月16日于涅纳拉多沃村）

射 击

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。早上出操，练骑术，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，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。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，没有一个未婚姑娘；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，那里除了穿制服的，什么人也看不见。

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。他近三十五岁，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。他饱经世故，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。他总是郁郁寡欢、脾气暴躁、说话尖刻，这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。他似乎是个俄国人，却起了个外国名字。从前他当过骠骑兵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，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。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，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：他

我发誓利用决斗的权利打死他（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）。

巴拉廷斯基①

《野营之夜》②

我们驻扎在某某小镇上。军官的生活是众所周知的。早上出操，练骑术，午饭在团长那里或犹太饭馆吃，晚上喝潘趣酒和打牌。小镇没有一家经常接待宾客的人家，没有一个未婚姑娘；我们总是在同事的住所里聚会，那里除了穿制服的，什么人也看不见。

跟我们来往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。他近三十五岁，因此我们把他看成老头儿。他饱经世故，处处显得比我们精明强干。他总是郁郁寡欢、脾气暴躁、说话尖刻，这对我们年轻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他的遭遇充满了神秘的意味。他似乎是个俄国人，却起了个外国名字。从前他当过骠骑兵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退伍，要住到这个贫困的小镇上来。在这里他日子过得很清苦，但花起钱来却大手大脚：他

① 巴拉廷斯基（1800~1844），俄国诗人。

② 俄国作家别斯士舍夫—马尔林斯基（1797~1837）的小说。



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的旧礼服，不管到哪里总是步行，可是却常常招待我们团的军官吃饭。不错，他的饭只有两三道菜，是一个退伍士兵做的，但香槟酒却像河水一样流着。谁也不了解他有什么财产，谁也不知道他有多少收入，可是谁也不敢问他这些事。他有许多书，大多是军事书和小说。他乐于把书借给人家，从来不讨还，可是他借的书也从来不归还主人。他的主要活动是练习手枪射击。他房间的四壁被打得千疮百孔，像蜂窝一样。他收藏了许多手枪，这是他那简陋的土屋里唯一的奢侈品。他的射击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，如果他提出要把梨放在谁的制帽上，用枪子儿打掉，我们团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过去。我们常常谈起决斗的事，西尔维奥（我这样称呼他）从来不参加这种谈话。我们有时问他是不是决斗过，他冷冷地回答决斗过，但从不谈细节。看得出，他不喜欢我们问这种事。我们猜想，他的良心上一一定萦绕着一个什么不幸的事件，一定有人在他那可怕的枪法下成了屈死鬼。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会有什么胆怯的事情。有一种人，单凭外貌就不用这样去怀疑他。可是，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大家都吃了一惊。

有一天，我们十来个军官在西尔维奥那里吃饭。我们像往常一样，喝了很多酒。饭后我们请主人坐庄和我们打牌。他推辞了很久，因为他几乎从来不打牌，后来他终于叫人把牌拿来，把五十个金币扔在桌上，坐下来发牌。我们围着他坐下来，牌局开始了。西尔维奥有个习惯，打牌时保持绝对的沉默，他从来不争论，也不解释。要是赌客算错了账，他就马上把没有付足的钱付清，或者把多付的钱记下。我们都知道他的脾气，所以总让他按自己的一套处理。可是我们当中有一位军官是新调来的，他也来这里打牌，由于心不在焉，他多折了一只牌角^①。西尔维奥照老习惯，拿起粉笔，把数目加上了。那军官以为他搞错了，就向他说明。西尔维奥一声不响地继续发牌。军官忍不住，拿起刷子把他认为

^① 在纸牌上折角表示加倍下注。



记错的数字擦掉。西尔维奥拿起粉笔重新记上。军官因为喝了酒，输了钱，又受到伙伴的耻笑，急躁起来，他觉得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，在暴怒中竟抓起桌上的铜烛台向西尔维奥掷去，幸好西尔维奥躲得快才没有打中。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。他气得脸色煞白，两眼闪闪发光，站起来对军官说：“先生，请您出去，您得感谢上帝，幸好这事发生在我家里。”

我们深知此事的后果，都料定这个新伙伴必死无疑。军官说，不管庄家先生准备干什么，他为了受到这样的侮辱，什么事都愿意奉陪，说完便走了。赌博又继续了几分钟，可是大家发觉主人无心打下去，便一个个放下纸牌，回到各人的住所去，边走边谈论着眼看就要出现的空缺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们正在练马场打听那倒霉的中尉是否还活着，他却来了；我们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。他回答说，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消息。我们都感到很奇怪。我们去找西尔维奥，他正在院子里朝一张贴在门上的爱司牌打枪，子弹一颗接一颗打在牌心上。他和往常一样接待我们，对昨天发生的事只字不提。三天过去了，中尉仍然活着。我们惊奇地问，难道西尔维奥不想决斗了？西尔维奥没有决斗。他居然满足于那种轻描淡写的解释，和中尉言归于好了。

在青年人的心目中，这件事使他的威信大受损害。缺少勇气最不能使青年人谅解，青年人往往把勇敢看成人最高的品德，一个人只要勇敢，别的缺点便都可以原谅。然而大家对这件事逐渐淡忘了，西尔维奥重新获得了先前的威望。

只有我一个人无法再和他接近。我生来富于浪漫的幻想，以前我比任何人都更喜爱这个人，他的一生是个谜，我觉得他简直是一部神秘小说中的主人公。他喜欢我，至少对我一个人从来不说那些尖酸刻薄的话，他跟我无话不谈，态度又是那么诚恳，神情是那么愉快。但是在那个倒霉的夜晚以后，我总认为他的名誉已经被玷污，由于他自己的原因而无法洗刷。这种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，使我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待他；瞧着他，我都感到害臊。西尔维奥是个非常聪明老练的人，他不可能没



有注意到，不可能猜不出原因。看样子，这使他很伤心；至少我发觉他有两三次想向我解释，但我避开了，于是西尔维奥便和我疏远了。从此，我只有在和同事们一块儿的时候才和他见面，我们从前那种坦率的交谈也就此中止了。

乡村或小城镇的居民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体会，京城里那些漫不经心的居民是无从了解的。就说等待邮期吧，每到礼拜二和礼拜五，我们团的办公室就挤满了军官：有的等钱，有的等信，有的等报纸。邮件一般都是当场拆开，互相交流消息，办公室里呈现出一番极为热闹的景象。西尔维奥的信都寄到我们团里，一般他都在场。有一天，他收到一封信，迫不及待地拆了封口。他把信匆匆看了一遍，两眼闪耀着光芒。军官们都忙于看自己的信，一点都没有觉察到。“各位，”西尔维奥对大家说，“由于某些情况，我必须立刻离开这里，今天夜里我就要动身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到我家吃最后一顿饭。我也等着您。”他转过身来，对我说，“您一定要来。”说完，他匆匆走出去了。我们都答应到西尔维奥那里去聚一聚，于是各自散开了。

我按约定的时间到西尔维奥家里去，全团的军官几乎都在他那儿。他的行李都已打点好，只剩下几堵光秃的、弹痕累累的墙壁。我们围坐在桌旁，主人的情绪非常好，一会儿，他那种乐呵呵的情绪便感染了大家；不时响起开瓶塞的声音，酒杯翻着泡沫，不断啜啜作响；我们都非常热诚地一再祝愿他一路平安、万事如意。大家站起来辞别的时候已是入夜时分了。大家都去拿制帽，西尔维奥便和大家道别。就在我准备走出去的时候，他拉住我的手，把我留下。“我要和您谈谈。”他轻声对我说。我留下了。

客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我们面对面坐着，默默地抽着烟。西尔维奥心事重重，那种过分激动的快活劲儿已经无影无踪了。他脸色阴郁惨白，两眼熠熠发光，口里不断吐出浓浓的烟雾，看起来就像个地地道道的恶魔。过了几分钟，西尔维奥打破了沉默。